

我的童年有着特别美好而温暖的记忆。我有一位慈祥的老祖母。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常拄着拐棍，倚在门口向人们极善良地微笑着。

她称呼我为“大孙子”。后来我远行上大学了，她便日夜将我思念。

她一辈子未走出三里方圆的地方，所以根本不知道三里外还有一个宽广无垠的大世界。

她认为，这个世界除了她看见的那块地方外，大概还有一处，而凡出门的人都一律是到那一处去的。

因此，她守在大路口，等待从那地方归来的人。

一日，她终于等到一位军人，于是便向人家打听：“你见到我大孙子了吗？”

母亲对我的爱是本能的，绝对的。她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品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地先紧孩子们享用，剩下的，她随便吃一点。

父亲的文化纯粹是自学的，谈不上系统，但他又几乎是一个哲人。

一次，我跑到八里外的一个地方看电影，深夜归，已饿得不成样子了，但又懒得生火做饭去。父亲便坐起身，披件衣服对我说：“如果

童年

□曹文轩



想吃，就生火去做，哪怕柴草在三里外堆着，也应去抱回来。”

就在那天晚上，他奠定了我一生积极的生活态度。

还有那片独一无二的土地，也给了我无限的情趣和恩泽。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水乡。我是在“吱吱呀呀”的摇橹声中，在渔人“劈劈啪啪”的踩板（催促鱼鹰入水）声中，在老式水车的“泼刺泼刺”的水声中长大的。

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干燥，因为当我睁开眼睛时，一眼瞧见的就是一片大水。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

这一切，使我的“舞文弄墨”成为可能。

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缺憾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发达自己。

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入了坚韧。

祖母、父亲和母亲给我仁爱之心，使我不知道何谓仇恨。我从未抓住不放地仇恨过任何人。我始终觉得世界是善良的，尽管我常常看到恶的肆虐。

那片土地给了我灵气、题材、主题和故事。

开门可见的水，湿润了我的笔，使我能永远亲昵一种清新的风格。

城市笔记

朋友在哪里

□任人

小小赵周五晚上就送去奶奶家了，小赵、小王夫妻俩周六结结实实睡到了中午——这还不想起呢！俩人躺在被窝里，算计这顿“早午餐”吃什么。小赵想吃炖肉，小王想吃炸鸡，正说得口水横流，小王接了个电话，翻身下床笑嘻嘻宣布：好闺蜜约我逛街！我外头吃啦，你自己在家对付点……别不高兴呀，晚上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小赵也高兴起来：媳妇不在家，就没人管他玩游戏了！小王还在对着化妆镜比划，小赵已经连发好几条微信快速“攒人”了——大吉大利，周六吃鸡？在不在线，玩游戏不？……一番忙碌后，他得到的回复如出一辙：没时间，忙着呢，你怎么才说啊？下次再约！

连连碰壁后，他仔细琢磨：这些“没时间”的人都有娃，找单身的朋友一起玩！没想到，单位未婚同事、资深游戏玩家老黄接到他的邀请电话后，轻飘飘地拒绝了，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我不玩手机游戏”的鄙视感。

放下电话，小赵莫名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吃着外卖零食，看了一下午电视，他越想越生气，自己跑出去找路边摊吃串喝酒。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收到了几十个点赞，就是没人说一句：兄弟，我陪你！到最后，还是媳妇小王来找他。小王埋怨他：好端端个周末，你抽什么风？小赵也平静多了：有朋友约，你就出去玩，可我，连个朋友都没有。

“结婚时给你帮忙的，不是朋友？”“朋友圈给你点赞的，不是朋友？”“一起去自驾游的，不是朋友？”面对小王的连连发问，小赵连连摇头说，过去的朋友现在都淡了，微信“朋友”相见不如怀念，一起拖家带口出去玩的何尝是你我的朋友，分明是咱家宝宝的朋友的家长！小赵越说越沮丧：你说，我是不是人缘不行？

小王想了想说，人和人相聚则为“朋”，心与心相知才是“友”。就像今天，其实是我闺蜜心里不顺，要我陪她聊天，我当然要去；可你是需要别人陪你玩，不是感情交流，只是时间付出，别人当然可以拒绝你。小赵皱眉：“照你这么说，都得是像你们女孩子一样整天讲心事才能做朋友，大男人就交不到朋友了吗？”

小王揽过小赵的头，脸贴脸地小声说：“所以你还有我嘛，你对我讲心事我也会听的呀！夫妻难道不是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吗？再说我们还有宝宝，你多陪宝宝说话玩耍，真心地爱护、理解他，等他长大了，就会是爸爸最好最好的朋友了……”

经典阅读

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茅盾



诗人们对于四季的感想大概颇不同罢。一般地说来，则为“游春”“消夏”“悲秋”——冬呢，我可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了，总之，诗人们对于“冬”好像不大怀好感，于“秋”则已“悲”了，更何况“秋”后的“冬”！

所以诗人在冬夜，只合围炉话旧，这就有点近于“蛰伏”了。幸而冬天有雪，给诗人们添了诗料。甚而至于踏雪寻梅，此时的诗人俨然又是活动家。不过梅花开放的时候，其实“冬”已过完，早又是“春”了。

我不是诗人，对于一年四季无所偏憎。但寒暑数十易而后，我也渐渐辨出了四季的味道。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儿好像特别耐咀嚼。

因为冬天曾经在三个不同的时期给我三种不同的印象。

十一二岁的时候，我觉得冬天是又好又不好。大人们定要我穿了许多衣服，弄得我动作迟笨，这是我不满意冬天的地方。然而野外的茅草都已枯黄，正好“放野火”，我又得感谢“冬”了。

在都市里生长的孩子是可怜的，他们只看见灰色的马路，从没见过整片的一望无际的大草地。他们即使到公园里看见了比较广大的草地，然而那是细曲得像狗毛一样的草皮，枯黄了时更加难看，不用说，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可以放起火来烧的。

在乡下，可不同了。照例到了冬天，野外全都是灰黄色的枯草，又高又密，脚踏下去簌簌地响，有时没到你的腿弯上。是这样的草——大草地，就可以放火烧。我们都脱了长衣，划一根火柴，那满地的枯草就毕剥毕剥烧起来了。

狂风着地卷去，那些草就像发狂似的腾腾地叫着，夹着白烟一片红火焰就像一个大舌头似的会一下子把大片的枯草舐光。

有时我们站在上风头，那就跟着火头跑；有时故意站在下风，看着那烈焰像潮水样涌过来，涌过来，于是我们大声笑着嚷着在火焰

中间跳，一转眼，那火焰的波浪已经上前去了，于是我们就又追上去送它。

这些草地中，往往有浮厝的棺木或者骨殖甏，火势逼近了那棺木时，我们的最紧张的时刻就来了。我们就来一个“包抄”，扑到火线里一阵滚，收熄了我们放的火。这时候我们便感到了克服敌人那样的快乐。

二十以后成了“都市人”，这“放野火”的趣味不能再有了，然而穿衣服的多少也不再受人干涉了，这时我对于冬，理应无憎亦无爱了罢，可是冬天却开始给我一点好印象。

二十几岁的我是只要睡眠四个钟头就够了的，我照例五点钟一定醒了；这时候，被窝是暖烘烘的，人是神清气爽的，而又大家都在黑甜乡，静得很，没有声音来打扰我，这时候，躲在那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够了时，顶天亮起身，我仿佛已经背着人，不声不响自由自在做完了一件事，也感得一种愉快。

那时候，我把“冬”和春夏秋比较起来，觉得“冬”是不干涉人的，她不像春天那样逼人困倦，也不像夏天那样使得我上床的时候弄堂里还有人高唱《孟姜女》，而在我起身以前却又是满弄堂的洗马桶的声音，直没有片刻的安静，而也不同于秋天。秋天是苍蝇蚊虫的世界，而也是疟疾光顾我的季节呵！

然而对于“冬”有恶感，则始于最近。拥着被窝让思想跑野马那样的事，已经不高兴再做了，而又没有草地给我去“放野火”。何况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我不得不自愿多穿点衣服，并且把窗门关紧了。

不过我也理智地较为认识了“冬”。我知道“冬”毕竟是“冬”，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上造成恐怖；我又知道“冬”只不过是“冬”，北风和霜雪虽然凶猛，终不能永远的统治这大地。相反的，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的运命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

“春”要来到的时候，一定先有“冬”。冷罢，更加冷罢，你这吓人的冬！

大家V微语

不死花

□赵宽宏

●墙角处的水泥地面裂开了一条不太长的口子，口子里竟精神饱满地冒出一抹殷红的细芽来。两三个月后，这细芽长大并兴奋地开出小喇叭花来——它原来是太阳花，学名半枝莲。

●它还有个俗名叫“不死花”，我们当地人也叫它“烂贱花”。半枝莲的花总是在日出后开放，然后在午后凋谢，如果是在阴天的话就一直到傍晚才开始凋谢。因为它对生存环境要求不高，只要有一点点薄土、一丝丝水分，就可以让生命绽放出花朵。

●我忽然明白：烂贱原来是顽强！作为生命，生存的环境很多时候是无法选择的，因此只能随遇而安，尽量做到给点雨露就滋润，给点阳光就灿烂。

●烂贱原来是顽强，其实是古人早就说过的了，只是说得非常含蓄且富有诗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的父亲母亲

第一次抱母亲

□吴垠

母亲病了，住在医院里。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去守护。轮到我的那天，护士进来换床单，叫母亲起来。母亲病得不轻，转身下床很吃力，我赶紧说：“妈，您别动，我来抱您。”

我左手揽住母亲的脖子，右手揽住母亲的腿弯，使劲儿一抱。没想到母亲轻轻的，我用力过猛，差点仰面摔倒。

护士在后面托了我一把，责怪说：“你那么大劲儿干什么？”我说：“我没想到我妈这么轻。”护士问：“你以为你妈有多重？”我说：“我以为我妈有100多斤。”母亲说：“我这一生，最重的时候只有89斤。”

母亲竟然这么轻，我心里很难过。护士说：“亏你和你妈生活了几十年，眼力这么差。”我说：“如果你跟我妈生活几十年，你也会看不准的。”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总是手里拉着我，背上背着妹妹，肩上再挑100多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这样年复一年，直到我们长大。我们长大后，可以干活了，但逢有重担，母亲总让我们放下，让她来挑。我一直以为母亲力大无穷，没想到她是用80多斤的身体，去承受那么重的担子。

我愧疚地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脸。

护士也动情地说：“大妈，您真了不起。”母亲笑了说：“提那些事干什么？哪个母亲不是这样过来的？”护士把旧床单拿走，铺上新床单，又很小心地把边边角角拉平，然后回头吩咐我：“把大妈放上去吧，轻一点儿。”

我突发奇想地说：“妈，您把我从小抱到大，我还没有好好抱过您一回呢。让我抱您入睡吧。”母亲说：“快把我放下，别让人笑话。”护士说：“大妈，您就让他抱一回吧。”母亲这才没有作声。

我坐在床沿上，把母亲抱在怀里，就像小时候母亲抱我那样。为了让母亲容易入睡，我将她轻轻地摇动。护士不忍离去，静静地站在边上看着。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我以为母亲睡着了，准备把她放到床上去。可是，我忽然看见，有两行泪水从母亲的眼角流出来。